



### 苹果与女孩身高

烟台,红富士的甜不是坠落在地而是向上攀援——它把糖分储存在枝头最高处等待女孩踮起脚尖的瞬间

于是你看见,果园的计量单位悄然改变:从公斤到厘米从果径到腿长。每棵树都在进行隐秘的育种实验——用三月的疏花剪修剪少女的骨骼比例用九月的反光膜照亮她们尚未完成的生长线

这是植物学的共谋:苹果树将年轻转化为海拔,樱桃把汁液兑换成肤色。当季风翻阅《齐民要术》的泛黄页角它突然懂得,为何这里的女儿总比母亲高出三公分——因为每一代根系,都更深深地汲取了海平面以下的月光

在水果摊与学校之间存在一条甜味输送带晨读声咽下的维C,正沿着脊椎悄悄搭建透明的脚手架体育课挥发的果酸,让汗珠结晶成盐,又析出珍珠的光泽就连数学试卷上的抛物线都暗合苹果坠落的优美弧度

所以不必惊讶,当航天员从同步轨道带回星图故乡递给王亚平的接风礼仍是一篮带露的樱桃——宇宙的失重与果园的重力在此达成新的平衡公式“一个女孩的身高,等于她所食用的光的总和,除以大地保持的缄默”

而她们的白皙,是另一种缓慢的显影:不是缺乏色素而是所有色素都选择了更优雅的安排方式——像烟台雪后初晴的沙滩每粒沙都裹着糖霜像月光穿过葡萄酒窖在橡木桶上留下淡金色的指纹

这并非遗传的偶然,这是地理与季节签署的长期协议北纬37度的阳光拥有最精确的克重,渤海湾的晨雾掌握柔光滤镜的配方就连海鸥掠过的阴影都自动调节成美颜模式只为让那些从水果内部诞生的女儿们,在每一次快门里都能与自己的果实原型——完美地对称

### 芒种寄怀

才过盈畴小满风,新霖催序入芒种。青秧插遍平芜绿,麦穗凝香落日红。布谷声中农事紧,蝉鸣处夏光浓。一蓑烟火耕时序,岁岁耕耘盼岁丰。

### (一)

麦子熟了,连清晨布谷鸟一声连着声“布谷布谷”的叫声,都带着那种久违的麦子的馨香。村头北泊地的那一大片金黄金黄的麦子在微风中摇曳,好像海边涌动的波浪,马上就要冲破麦地的边缘,蔓延到村子里一样。

布谷鸟的叫声是一个信号,是该下地收割麦子的时候了。这个时节的好天气是大自然赐予的,村里的人们都懂,麦收的“家把什”早已准备妥当。早饭是这个时候全家人每天难得的一个同框时刻,堂屋地上的饭桌边围坐着奶奶、爷爷、伯伯、伯母、父母,还有读小学正放暑假的我。吃早饭的时候,东方只有一点点的鱼肚白,太阳还延宕在我们的背影后面,似乎在做着某种注脚。

村里人到麦海中冲浪的时间早有早晚。大家基本都是从南向北开镰,那弯腰挥动的镰刀,与坚硬的麦秸碰撞在一起,发出“沙沙沙沙”的声音,左面右面前面后面,冲击着我们的耳鼓。清晨的麦秸有一点湿,割的时候需要格外用力。弯腰的时间久了,还要直起腰,拽下腰间的毛巾擦一把满头的大汗。于是,宽檐大草帽下的一张张脸,开始在上午的阳光下,染上一抹红晕。那是一种太阳直射后的颜色。草帽犹如一只只大蘑菇,浮沉在麦海中,做出向前耕犁的努力姿态。

一家又一家的家人聚在一起,

世间处处有风声。大自然的风自不待言,更多的风声则来自街坊闲谈、亲友规劝,以及别人用世俗的标尺丈量你的日子。这些风言风语,很容易牵动心绪,使人陷入纠结、犹豫,难以决断。几年前,老张在一家工厂的食堂做面点。每天按时上下班,逢年过节还有福利,工资待遇也不错,在一众老街坊眼里,这是踏实省心的铁饭碗。但他却萌生了辞职创业、开一家面点铺子的想法。

消息刚一传开,各种议论就扑面而来,充耳都是劝阻的声音。朋友说:“放着早涝保收的工作不干,起早贪黑摆摊开店,万一亏了老本,一家人的生活怎么办?”亲戚劝:“现在实体经济难做,多少开店的都关门了,安稳过日子不好吗?非要瞎折腾!”食堂的同事更是觉得他不知足,好高骛远。

这些风言风语搅得老张心绪不宁,一度想要打消开店的念头。可他清楚,在食堂工作拿着有数的工资,无法满足老人看病、孩子上学的花销,而自己多年练就的面点手艺,

它们咕咕地倾诉着,啾啾不由自主地唱响大地的诗行此刻,每一粒小米都化作晨光里,最香甜的犒赏

这些灵动的小精灵们把感恩写在发亮的歌眼里晨光里的身影与翅膀共同织就一幅动人的画卷尽管画里没有惊天动地的乐章但若有爱,在悄然生长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挥汗如雨,这样的劳作虽然很累,但也是一个难忘的幸福时刻。

### (二)

到晌午头了,那轮异常热情的大太阳早已顶在头上了。割麦子是一种很消耗体力的劳动,我的肚子不知从何时起,开始咕咕叫了起来。奶奶烙的几张油饼和去暑绿豆汤,已摆在地头那凸起的一个阴凉一点的地方。麦收这几天,每家都要把最好的食物拿出来,让太阳下的麦收人吃顿饭,在雨季到来之前,

## 麦收印象

□姜德照

把麦子颗粒不剩地抢回家。这个时候的午饭很简单,就如同战场的间隙,一家人团坐在饭桌子周围,狼吞虎咽地吃着,偶尔说几句,多是关于今年麦子的收成。麦芒很锋利,会在胳膊甚至脸上留下几道不规则的血红划痕,被汗水一浸,微微有点疼痛的感觉。

当麦穗开始垂下头的时候,谁都知道早一点让麦子上场对颗粒归仓的意义。午休已不存在,午饭后,割麦声又次第在地里喧响起来。被放倒的麦子捆成捆,散乱地躺在地上。镰刀割过的田地,宛如被收走了浪,海也再没脾气去随风荡漾。是同样的信念,把一家人凝聚

是实打实的谋生技能。他做的老面馒头,杂粮窝头堪称双绝,很多员工不仅在厂里吃,还买了带回家送给亲友。思虑再三,他顶住了风声,在闹市租下一间小门面。

开店的日子远比预想的辛苦。老张每天凌晨三点就要起床和面、揉面、蒸馒头和窝头。上午吆喝卖货,午后磨杂粮粉,傍晚收拾铺面,根本没有时间休息。尽管忙到脚不沾地,但头两个月,除去房租、水电,

## 不必听风就动容

□刘志坚

食材,几乎没有结余。于是,风言风语更多了:“早就说他不行,非要逞能,现在傻眼了……”

老张知道开弓没有回头箭,一门心思扑在打理生意上。他的馒头只用老面发酵,窝头所需的杂粮粉都是自己现磨的。慢慢地,实在的用料、地道的口味留住了顾客,附近的住户、上班族纷纷光顾,小店客流日渐稳定。随着口碑叫响,一些商场超市也从他这里拿货。

在一起,让镰刀作为交流的语言,在麦地里奏起团结劳作的歌、奋斗与胜利的歌。这情景永久地印刻在我的心里。我知道,此时家的意义,就是为了一个念想,心往一起想,劲往一起使。

### (三)

夜幕深了,一家人开始拾掇起散落在地上的麦捆,装上独轮木车或挑在肩膀上。当时我年龄小,就用绳子捆了几捆,想用背驮着走。就在我弯腰低头,想要起来的时刻,忽然感觉背上的重量轻了。不知什么时候,爷爷悄悄从我背后拿下了几捆麦子。爷爷说:你还没长劲儿,背不动。

一家人手推、肩挑或背驮,奔麦场而去。月亮升起来了。那时候的月亮真亮啊,四周照得像白天一样。我们一家人结伴从地里回去的情景,被月亮摄进光亮里,也锁进了我恒久的记忆里,就像一幅永不褪色的水墨画。

如今,每当我想起这幅水墨画的时候,我就想哭,因为画中的那个人——爷爷、奶奶、母亲和伯伯都已相继作古,像秋叶一样飘零而去。在梦中,我好像又站在老家的麦田里,戴着一顶帽檐宽大的白草帽,手里握着一把镰刀;而风中呢喃的,是远去的亲人与土地交流的轻声细语。

麦子与土地,那是我们生命的根啊!我们从土地里长出来,还会在某个时间与土地融为一体,然后长成一棵棵麦子。这也许就是生命生生不息的永恒吟唱吧。

半年后,老张自己忙不过来,雇了两个中年女工。小店生意红火,老张的日子宽裕起来,曾经满是质疑的闲话渐渐消散,不少当初劝他安稳度日的人,反倒前来讨教创业心得。

其实,人生大半的烦恼,都源自外界声音的干扰。有人说安稳躺平最舒服,你便放弃手头正在坚持的小事业;有人说省钱过日子没出息,你便盲目透支消费。别人随口一句否定,就让原本稳步前行的你陷入自我怀疑,全然忘记了每个人的家境、能力、追求不同,别人结合自身阅历给出的看法,未必适配你的人生。

路与他人各不同,不必听风就动容。人生的成熟,是练就一颗笃定的心。不因几句闲言更改规划,不因他人看法打乱节奏。风声再喧嚣,只是别人的人生观感,无法替代你的酸甜苦辣。沉下心来走好自已的路,脚踏实地经营生活,自守方寸安稳,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

## 晨光里的馈赠

□康勤修

朝霞透过枝桠在广场铺开成一张碎金般的网朴素的大姨提着布袋指尖滴下的小米,多么像一串跳跃的星光

晨光映出她清瘦的面颊也照亮了每一粒金黄

她撒下的是米吗?不那是时光沉淀的重量那是跨越物种的柔肠此刻群鸽正盘旋在云朵下饥肠催动翅膀咕咕声撞碎了晨昏呼吸引伴,扑向这片温暖如家的磁场

储藏室的角落里,一只黑色的旧行李箱静默如谜。箱面的皮革早已皴裂,纹路纵横如父亲晚年的手背;锁扣锈死,再也发不出那清脆的“咔嚓”声;箱角那块剥落的漆痕,是多年前父亲携带它奔赴上海时匆忙磕碰的印记;提手上层层缠绕的棕色胶带,是父亲亲手缠补的,密实中透着仔细,仿佛在呵护一个易碎的旧梦。

儿时,这只箱子立在地上,比我还高出一截。每次父亲出差归来,我便扑过去,仰着脸袋等他弯腰开箱。锁簧弹开的一瞬间,樟脑丸的清冽混着旅馆香皂的干净气息,还有老火车上蒸汽与煤烟的烟火气,便如潮水般漫溢出来——那是奔波的味道,是远方的味道,更是家的味道。

箱子里装着我童年的整个世界:上海的奶糖,北京的话梅、青岛的贝壳和南京雨花石的雨花石。最难忘那年父亲从广州带回一个金黄的芒果。全家人围坐,看他用刀轻轻划开果皮,清甜的香气悠然溢满斗室。那滋味,我记了30年。

父亲曾是外贸公司的业务员,常年穿梭于青岛、烟台、威海的港口。那时外贸是沉甸甸的家国大事,他总穿一身藏青色中山装,上衣口袋插着英雄钢笔,说话温声细语,却能让蓝眼睛的外商频频点头。他偶尔讲起港口的故事:万吨巨轮如何靠岸,集装箱如何装卸,报关单上要盖下多少枚印章。栈桥、刘公岛、蓬莱阁等地名从他口中说出,都带着海风的咸涩与辽阔。

那年盛夏,父亲去青岛洽谈花生出口业务,破天荒带上了我。凌晨三点的莱阳火车站,夜色如墨,我攥紧他的衣角走过昏沉的站台。老火车“咣当咣当”地驶入,白色蒸汽在灯光里翻涌,像梦里柔软的云朵。父亲将我抱上车,把黑行李箱稳稳地塞在座位底下。我把小脚踏在箱子上面,一路摇摇晃晃,奔向有海的地方。

在青岛,父亲忙于生意,我便在旅馆静候。待他得闲,便牵我去栈桥看潮起潮落,去中山路吃春和楼的香酥鸡。夜晚,他打开行李箱,取出换洗衣物,又从夹层里摸出牛皮纸信封,里面是合同与报关单。他叮嘱我莫动,我便趴在床边,看他一笔一画地书写。每一个数字、每一条款,他都写得缓慢而郑重,仿佛要将岁月也刻进纸里。

返程时,箱中多了几样东西:一包崂山绿茶、一袋高粱饴,还有一套《十万个为什么》。父亲抚着我的头,轻声道:“好好念书,将来去更大的地方。”

后来的光阴仿佛被按下快进键。我长大了,离家读书、工作,归期渐稀;父亲老了,背驼了,头发白了。那只陪伴他半生的黑行李箱,被悄悄收进角落,换成了轻便的旅行袋。退休那年,他想擦一擦箱子,皮革却已脆化,一碰便掉渣。

父亲笑着轻叹:“我老了,它也跟着老了。”

母亲说,父亲退休后常独自坐着发呆。他翻出工作证、名片、出差记录,一张张慢慢看。那些地名——烟台、威海、青岛、济南、北京、上海、广州——在他嘴里反复念叨,像诵经,又像念旧。

“你爸这一辈子,”母亲轻声说,“就认认真真干了一件事,跑外贸。他说,值。”

父亲走的那天,是个秋天。院子里那棵老梨树结了一树金黄,无人采摘。我赶回家时,他已安详如睡。

整理遗物时,我又看见了那行李箱。有些东西虽旧了、破了、锈了,却比任何新物都贵重——因为里面装着时光,装着牵挂,装着再也回不去的童年与父亲的关爱。

我轻轻拭去灰尘,锈死的锁扣修不好,就让它锈着;父亲缠的胶带,我半点也不敢撕,那是他留下的温度。打开箱子,里面空空的,却依旧飘着一缕淡远的气息——樟脑丸、香皂、煤烟的味道,还有30年无声的光阴和父亲半生不曾言说的深情。

父亲,您走后的日子,我常回家看母亲。院子里那棵梨树年年结果,我摘下最甜的,放在您的箱子里。您闻闻,还是当年的味道。

您当年奔波的港口,如今更繁忙了。万吨轮换成了更大的集装箱船,报关单在电脑上轻轻一点击即成。您若还在,定会戴上老花镜,认认真真学些新东西。您一辈子都在学,一辈子都在跑,跑出了这个家的安稳,也跑出了我人生的方向。

而我也终将拥有自己的行李箱。它崭新、轻便、带着轮子,可我心里最沉、最重、最放不下的,永远是您的这只旧箱。

父亲的行李箱,就是我一生的行囊。

它装着我的童年,装着山海远方,装着您半生的辛劳,更装着我一辈子走不丢的来路、故乡与父爱。莱阳的秋天又来了。梨园金黄,五龙河水静静流向大海。父亲,无论您在青岛的码头、烟台的街巷还是老家的老屋,我都能感受到您的目光,从未离开。

我把这只箱子安放在老屋,旁边是母亲缝的被子和我儿时的书包,这是一家人30年的光阴。箱子不说话,可每次走近,我都能听见它轻声叮嘱:

好好走,别回头。父亲把路走在了前面,我只要带着他的爱,就永远不会迷路。

父亲,您放心。我会带着您的行李箱,带着您一生的行囊,稳稳地走下去。把您教给我的踏实、善良与担当,一代一代,继续传下去。因为我知道——

您从未走远,您一直都在。父亲从不说爱,却把一生都走成了爱。

## 父亲的行李箱

□邵丽妃

## 山海步道

□王坤

蜿蜒逶迤山巅片片彩云缭绕绵延曲径通幽道开幸福通道漫步亭台楼阁暮鼓晨钟飞鸟投入自然怀抱亲近绿植花草

串山观海揽城聆听大海波涛远眺海市蜃楼浸润虚无缥缈春来莺歌燕舞夏日蔚蔚繁茂金秋五彩斑斓冬冬瑞雪飘飘携来亲朋同行抛却世间烦恼宛如人间仙境清新愉悦逍遥仰望璀璨星空疑似百步之遥诚邀天上人家共享仙境美好

